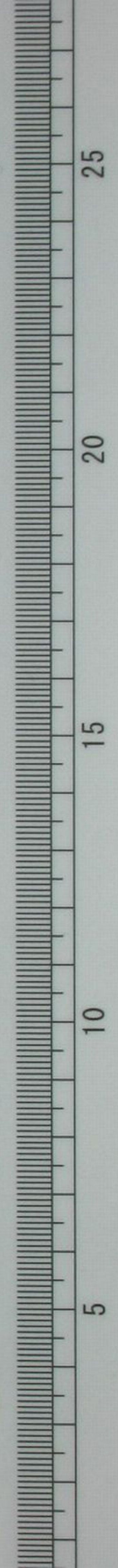




長刻日本外史

平氏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1



186  
文庫 17  
W198  
1

賴襄子成著

# 校刻日本外史

博喻堂藏版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唐氏寄

010185194642

校刻日本外史序

謹按藝國賴襄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其所紀起源氏創業以訖極盛至治之

今代矣凡數百千年之久記時事之書充棟不啻而襄獨力網羅以折其衷其間未必無少差失然其人以通才達識存

序

平生精力焉故能詳而不繁略而不疎  
序事實而雅健議論實而俊偉世道治  
亂隆替人心邪正忠佞章章於不律之  
下矣我

公擇於羣籍而取焉

命臣孚校正以刻於學大抵近日學人  
文士之弊晰漢土之跡而曉我國之事

彼之歷史涉獵是勢而東鑑太平記束  
之高閣甚者不究

今代極盛至治之所由矣至武人俗吏則  
胸中固無學識據坊間俗書觀古今人  
物甚則至信稗官抵掌之談以爲論斷  
其爲弊雖異其誤人害事豈淺鮮乎今  
此書質實易讀雖武人俗吏不甚識字

者皆可辨其意義且足以發生其學識  
矣而其雅健俊偉之文比之彼之歷史  
中傑然者未必甚有慙色矣則亦裨益  
於學人文士詎止免於近日流弊而已  
可不謂佳書邪學人文士不可不讀此  
書武人俗吏亦不可不讀此書是豈刻  
之所以不可已也歟且夫我之有源氏

猶彼之有秦氏也隔閼古今之間若別  
闢一天地者嗚呼古今形勢之變豈人  
力所能致哉故後之爲治爲學者未嘗  
不講明於

王朝之故而至其典章文物施爲之方古今  
異宜其實多不可行乎今者且生今之  
士反古之道前脩有罔戒焉則今之人

能觀於源氏以下審其治亂隆替之狀  
覈其邪正忠佞之情以爲規則焉以爲  
鑒戒焉其可矣夫天下多史乘不無詳  
備者今特取斷自源氏者以供造士之  
一助

公之意蓋又在于斯矣抑作史之家必  
慎其所托始通鑑起威烈史記世家起

秦伯其列傳起伯夷而此書起源氏是  
作者自有意焉今不復論獨推

公所以取此書而刻之之意以告讀者  
云

天保十五年秋八月川越儒學教授兼  
侍讀保岡孚撰于江都靈南邸解舍



公前以... 補... 泰...

校刻日本外史例言八則

- 一 此書傳播日久展轉謄寫因致文字多異同今專取桑名文庫寫本拙修齋聚珍版而桑名本雖裏所進尚係未定拙修本每經刷印自相差謬故所在異本搜索殆盡一一對讎从文義明暢者以成定本而間書某字从某本書某一作某非若誤揭之闌外凡書一作者指本書異本
- 一 兩可者不敢臆決書某一作某一無某字一有某字
- 一 事實未詳所原及文字疑有訛舛皆按他書書某或作某書某書及諸書作某以俟後考凡書或作者皆係他

書援引

一 明覺屬謬誤者書舊誤作某書據他書訂正之書按據某書某當作某或但書某當作某某疑當作某或直陳所見不復改作也

一 文字漏脫者書當有某字書據他書補之衍複者或直刪之或書當刪或書衍複某字

一 拙修本及他本多取裏嘗上樂翁公書載之簡端書中自言著書旨趣頗詳今因而用之當自序

一 彙名本序事轉換斷絕處乙之有於大段者有於小段者不甚齊整然不無益於讀者今亦姑用之但其甚害

文理者則改之足利記上山高元上山其氏也而讀上為上聲德川記自下山遁下山地名也而讀下為去聲則是物升降干此其本誤讀多此類可以見勾乙未必作者之意

一 施傍訓點句讀以為黃小計土地山河及人之名氏音訓涉奇僻者或从音从訓之可疑者或音訓錯雜之難辨者亦為施音訓遺漏尚多當追填之但方音轉訛無窮稱呼紛亂難齊昔源君美之博猶稱難詳況字之固陋寡聞曷足以辨之今其不詳者一切闕如或按他書書某或作某以俟明者補訂

保岡亨識

閣一作  
閣下同  
音古一作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  
以為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  
者所醜。獨轍倖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  
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  
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  
轍所為。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  
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  
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

慇懃。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

接聲歎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

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清告。輒書稱史遷文有奇

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

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況如襄

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  
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  
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  
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  
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  
引旁搜。辨拆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  
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

拆原作  
折今據  
文集

不必上  
一有事  
字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

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

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

其中貴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

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

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

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

撰名號。以贖 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暗

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

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

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為

閣下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

簡約。自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

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肯學

輓近之文縛。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

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效力父母之邦。況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 神皇正統記
- 陸奧話記
- 將門記
- 後三年合戰草紙
- 平家物語
- 源平盛衰記
- 承久記
- 異本太平記
- 今昔物語
- 奧羽軍記
- 純友追討記
- 保元平治物語
- 長門本平家物語
- 東鑑
- 太平記
-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伯耆卷  
關城書  
梅松論  
足利治亂記  
明德記  
富士御覽記  
椿葉記  
長祿寬正記  
結城戰場物語

櫻雲記  
菊池軍記  
保曆間記  
花營三代記  
室町殿日記  
應永記  
北山行幸記  
永享行幸記  
嘉吉記  
應仁記

應仁略記  
重編應仁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政元記  
三好別記  
十河物語  
光源院記  
北條五代記  
豆相記  
河越記

應仁別記  
文明一統記  
細川勝元記  
三好成立記  
松永記  
穴太記  
赤松記  
房總治亂記  
相州兵亂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里見軍記

蘆名記

伊達成實記

最上記

山形記

東國太平記

甲亂記

甲陽軍鑑

武田三代記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北國太平記

上杉輝虎注進狀

中國治亂記

陰德太平記

江就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別所長治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九州治亂記

信長記

織田真記

立入宗繼記

太閤記

天正記

豐鑑

小松記

富樫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鄉記

惟任退治記

柴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并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黑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松平譜	三河物語
創業記	德川記
松榮紀事	藤澤寺緣起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記
關原外記	關原記大全
石卯餘史	石田記
東照宮御遺訓	駿府政事錄
御遺誠	御遺訓附錄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元和記

三形原合戰記并圖

大阪記

難波戰記四種

秀賴記

若江合戰記

榎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臣記

酒井家記

慶長日記

四戰紀聞

小牧合戰圖

大阪軍記并圖

冬夏日記

大阪首帳

大阪冬夏陣覺書

淺野家記

小幡景憲事記

本佐錄

落穂集

○玉滴隱見

武野燭談

諸家大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文德實錄

今義解

延喜式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土露叢

岩淵夜話

柳營秘鑑

諸家深秘錄

續日本後記

三代實錄

類聚三代格

姓氏錄

○職原抄

尊卑分派

武家叙任

武家大系圖

細川系圖

上杉系圖

建武式目

主圖合結

○水鏡

世繼物語

皇胤紹運錄

公卿補任

大系圖

足利系圖

德川系圖

貞永式目

知譜拙記

武鑑五種

扶桑略記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宇治拾遺

百鍊鈔

古事談

著聞集

徒然草

後愚昧記

親元記

東寺執行日記

義貞記

增鏡

玉海

愚管抄

續古事談

十訓鈔

愚昧記

康富記

祇園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菊池武朝申狀



吉野事書案  
宗良親王集

新葉集

○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錄

烈祖成績

藩翰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德大成記

武德安民記

武德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毖錄

皇明通記

皇明實紀

兩朝平壤錄

中山傳信錄

異稱日本傳

○和漢合運

木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制度通  
駿臺雜話  
逸史  
稱謂私言

南留別志  
通語  
常山紀談

日本外史

目次

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六

新田氏正記

日本外史 新田氏

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卷一	源氏前記
卷二	平氏
卷三	外史氏曰
卷四	屬源平二氏曰
卷五	善清行封事
卷六	非實始於此也
卷七	舉海內皆兵
卷八	別置將帥也
卷九	已有事則天子



日本外史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實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天子為之元帥。大臣大連。為之福禪。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

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慎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慕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救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

一作自  
支吏出

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出自文吏。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

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與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猛虎。而為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採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為爪牙。以相傾排而已。烏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

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稷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為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恪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持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



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敘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畱心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莫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敘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爲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

爲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教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

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為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第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邪。遂與謀反。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為天子。公藤原氏能為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為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為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率諸將

征東或作征夷

純友反

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眾。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為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款接之。命食。共食飯粒。隨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為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猿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關。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鄉斬其首。興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

將門被殺

後累作

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累遷從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為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為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

追遠一作

海盜起。忠盛逮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詔。不朝為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歿。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闇拔刀。刀光外射。眾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眾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眾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

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歿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觀鬼髮如束鍼。乍覩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稗以代笠。捉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為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

為清盛。後更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為太子。四歲受禪。是為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為出呪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為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名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德源  
舉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  
舉兵據白河殿源爲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  
當召者清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傳重仁也美福曰安  
有強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舉其宗應召焉叔父  
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檢非違使擒上皇黨  
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  
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  
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  
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

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  
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  
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  
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  
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興甲第于  
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  
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  
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  
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  
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

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並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眾愕然。清盛曰。為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為。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胄五十器械。弓箭稱之。眾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眾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

下失一作矣屬上句

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茲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眾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眾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現在阿部野。請速歸。眾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為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廢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

關閉一作

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眾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名焉。眾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內。賊聞昭明建禮二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

見色動。重盛勵眾曰。年為平治。地為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為二。留一手大宮巷。以其一傳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隨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棕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搗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自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空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率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胄墮。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胄被之。景安至搏仆政家。為義平所殺。重盛怒。欲

日本外史 卷之一

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率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鈎其胄。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遂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卽宥之。彼何能

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人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



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衛帝后爲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爲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或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歲。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安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

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人人慎勿形之辭色。不則護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爲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爲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爲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救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重盛敘從二位。任權

日本外史 卷之七  
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敘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爲高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掉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

于一作  
乏

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闕。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爲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殊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

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曾也。蓋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寬。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賴進曰。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日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

一  
無門  
字

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間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爲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救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救。則更救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為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為四位兵衛佐人。以為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

釋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梓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凶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教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歿於平治者。

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降。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掎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弟叫號。二人歐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

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卽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爲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

賊犯闕。則不安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  
正襟襟。去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  
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  
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  
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哀運也。重盛聞之。世有  
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亂。而降爲人臣。  
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  
萬人反唇。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  
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  
所疾。誰謂不安。而運命未艾。讒人旣獲。宜論罪所當。退陳

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  
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  
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  
撫循上。願爲重盛歿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原下野守以  
敕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  
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  
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歿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  
列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  
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  
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老發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愆通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到。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代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

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徂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高西光。並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硫黃嶋。教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姬清盛月親。祈嚴鳴神。冀得皇子。教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歿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崇。令衆僧禳之。法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三年。立爲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

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烏。小烏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汝。汝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婚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

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老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踏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歿。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歿。即見褫。歿者何罪。且吾爲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者。卽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



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從鳥羽中外皆呼宗盛。不若其凶兄也。宗盛數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

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知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徙王于七佐。兼綱父賴政爲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倚圍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清請分兵

日本外史 卷之二  
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投弮援之。令畢而濟。不亾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矣。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爲平氏所驅役邪。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歿。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又築島其南。以便遭運。終欲

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趣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摧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大場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尾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邪。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

日本外史 卷之二  
豈肯黨流人。君勿爲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輦  
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爲義朝者。  
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小子有賴  
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爲請宥之。臣卽  
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  
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  
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  
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爲。陛  
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哂曰。猶爲此言邪。卽賜宣旨。因問  
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卽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

爲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  
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齊藤實盛諳東事。以爲鄉導。行收  
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  
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  
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爲先  
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  
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謾言。忠清勸維盛斬其  
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爲敵大至也。人  
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畱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  
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

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卽不利，盍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劉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齊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卽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

時十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厩馬尾，占者曰：小侵天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

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水丸。呼為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讚岐為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遠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

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眾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為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母以供佛為。母以誦經為。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

一無源字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  
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  
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  
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  
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爲亂。乃靖亂  
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  
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  
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  
救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救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  
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

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趣伐源氏。資長復發。  
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  
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還。保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  
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  
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  
二年。二月。敘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  
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  
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  
中。謂大場景尚曰。平替源興。蓋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  
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

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又  
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  
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越  
城。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齋  
明者。爲書約之矣。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山  
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  
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  
我。與關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  
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  
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極二城。據之。降將齋明進言

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  
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  
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  
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  
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  
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  
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胄。胄墮。  
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鬪。知度自屠而死。敵  
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  
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

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藤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光與鬪。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場景尚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攬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

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遺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



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還。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拒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還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

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陸奥守忠度。經盛子星石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教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約言平時忠而西。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求。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在武藏。汝盡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淒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既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齋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敘別而行。因卽席彈數曲。工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

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歿。不忍并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敕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歿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慕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

停一作奪

緒方一作尾形下同

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停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卽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時忠讓之曰。止。統天子在此。若胡為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

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歿。時長門國為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嶋。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為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為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遠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

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藤原之戰。妹尾兼康爲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爲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乃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

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爲帝爲院。唯吾所欲。爲公爲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爲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爲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汝免胄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

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凶狀如此。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蹙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門。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

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卽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澄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澄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澄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檢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澄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鬪。顧答曰。吾羞與若鬪也。高家怒

日本外史 卷之一  
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為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為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為之。謂之何哉。因歔歔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為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

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效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嶋。對曰。臣宗世建勲王家。而子孫卒為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為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教。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嶋。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為不可。放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貞盛清盛遺勲。則辱

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剽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旁。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擗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

良阪。其女皆削髮爲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然見帥盛首。則曼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是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搜不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值其舊臣爲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歿。豫命隸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負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板圓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板圓於賴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召之。

且曰。必攜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拜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州守護大內維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為惟能所敗。歿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怏怏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檢之。時開源義經

按成良  
即成能

自門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良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上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一郎者來鬪而走。景清追攬其銳。銳斷。柱之難口。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矣。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召教經曰。我兵數逆。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



日本外史 卷之六  
三千  
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曰盛。平氏奉乘輿。過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國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增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火。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良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一氣奮矣。獨成良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良。勗之。成良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

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良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躍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皇太后繼投。東兵鈎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歿。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歿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歿耳。乃進索義

進  
作

經。率與之遇。教經免胄。撒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  
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  
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  
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泅而遁。敵兵鈎獲之。藤原景經。景  
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死。知盛  
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  
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  
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  
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  
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此清宗守兵

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廷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  
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  
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  
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歿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  
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  
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姓也。相國期  
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  
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歿。時忠等皆  
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  
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亂子。伏

刃一作

匿所在者。幼孩生理之。稍長者刃之。其母若保。往往隨。哭四闈。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攜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爲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

平氏臣忠光。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月餘。歿。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歿。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歿。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

爲其廐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旣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園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卽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歿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亂。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刃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

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

臣本外見 卷之  
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己氏者。而加以驚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羣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其爲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

每爲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驕花山也。源賴信實悍衛道途。降王支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廟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權任管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管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充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歿。盡反其所爲。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爲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忌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鬪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

日本外史 卷之...  
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  
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  
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  
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武  
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  
者藤原氏也故略叙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  
祖而後三十一世曰天智是為中宗天智子大友即位而  
天武以叔父篡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  
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之其子是為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  
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  
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為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為藤原氏所  
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  
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  
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  
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  
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  
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并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  
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

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為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屢於孝謙。始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以下。至於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為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日又可知。

無以下二字

也。清和生九歲即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為平。守平。村上欲立為平。為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為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花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

議為一作議其

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  
平。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  
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  
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為五派。更為攝  
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  
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  
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安乎。大亂之  
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其類。徒存空名。可不哀邪。外  
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人江  
廣元為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為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

例。嗚呼。以門閥為賢。以格例為政。驅其才俊。以資梟雄。而  
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  
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耶。顧嚮者天慶之  
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  
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為榮辱。損  
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為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  
夫。



